

韋賢傳第四十三

班固

漢書七十三

秘書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傅子

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傳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

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師古曰在商為豕韋氏也黼

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豕韋氏也彤弓斯

征撫盜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羣邦曰翼大商師古曰翼佐助也迭彼大彭

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古曰迭互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為伯於殷商也迭音徒結反至于有周歷世會同

預盟會之事也王報聽譖寔絕我邦應劭曰王報周末王聽譖受譖絕豕韋氏也我邦既絕厥政

斯逸應劭曰言自絕豕韋氏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也臣瓚曰逸放也管仲曰令而不行謂之放師古曰瓚說是也賞罰之行非繇王室

與由同也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曰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師古曰庶尹衆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我祖斯微罔于彭城師古曰言我之先祖於此遂微也罔古遠字其下並同在予小

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

子勤諛厥生師古曰諛厥生既此嫚秦耒耜日耕師古曰言遭秦暴嫚無有列位躬耕於野悠悠嫚秦

上天不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京師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於赫有漢

四方是征師古曰於征曰易身歎辭也赫明貌適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

兢元王恭儉淨壹師古曰兢兢謹戒也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

後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統祀

保不惟履冰日繼祖考師古曰履冰水之義用繼祖考之業也邦事是廢逸游是

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師古曰繇與悠同悠悠行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

民日匱我王日媮師古曰媮媮與偷同媮也言衆人失此所弘非德所親非俊

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師古曰恢大也諛諛言也諭諭詔夫勞勞黃髮師古曰勞勞直言也

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從逸

音踰考音五各反

遂也臣瓚曰藐陵貌也師古曰藐與邁同應說足也下臣孟自謂也從讀曰縱

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

親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曾不夙夜日休令聞師古曰休美也令善也聞聲名也穆穆天子臨爾下土

明明羣司執憲靡顧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師古曰

罔則師古曰不思鑒戒之義彌彌其失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甚其也岌岌欲毀壞也師古曰岌岌危

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怠慢

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日霸師古曰霸言與復

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我王如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也叶韻音濫

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也其在鄒詩曰微微小子既

耆且陋師古曰陋也言材質鄙陋也豈不牽位穢我王朝應劭曰言豈不戀此爵位乎以王朝汗穢不肅清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恐已

師古曰言遭秦暴嫚無有列位躬耕於野

師古曰京師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

師古曰統祀

師古曰履冰水之義用繼祖考之業也

師古曰媮媮與偷同媮也言衆人失此

師古曰勞勞直言也

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從逸

師古曰言執天子之法

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甚其也岌岌欲毀壞也師古曰岌岌危

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怠慢

師古曰霸言與復

穢王朝所以去耳故
下又言惜穢此征也
李奇曰於此便
行也師古曰此

皆孟已去遂辭不
欲顯王之過惡也
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

明慈且仁懸車之義
呂洎小臣應劭曰古音七十縣車致仕洎及也天子嗟我

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既去

禰祖惟懷惟顧師古曰父廟曰禰言去其父祖祁祁我徒戴負盈路師古曰祁祁

我徒我環築室于
墻師古曰我徒我環築室于

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師古曰弼反也言夢爭王寤其

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師古曰漣

微微老夫咨既遷絕師古曰咨既遷絕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師古曰

我雖鄙吝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師古曰侃爾

邦師古曰言樂之

和樂貌音
口曰反
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

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師古曰篤厚也兼通禮尙書曰詩

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

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

帝帝初卽位賢曰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師古曰與徙為

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太后曰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

丞相封扶陽侯師古曰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

年呂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

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

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畱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曰明經歷位至

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如治曰籩竹器受三四斗今陳

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畱之俗則畱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籩簞也

楊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籩為籩然則籩之屬是也今書本籩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

師古曰侃爾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蓋兩通也

玄成字少翁曰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師曰下音胡亞反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師古曰輦從者之車馬也曰為常其接人

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師古曰繇與由同曰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

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王國除為大河郡初玄成兄弘為大常丞職奉宗廟典諸

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曰弘當為嗣故救令自免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妨為繼嗣故令以病去官也

弘懷謙不去官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為侯故避嫌不肯也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

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

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倩音千見反其矯賢令師古曰矯託也使家丞上書

言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曰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

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

昏亂師古曰便利大小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曰病狂不應召大鴻臚秦狀

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

者師古曰辟讀曰避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

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掩而

不宣師古曰掩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

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

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曰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師古曰

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曰玄成實

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曰玄

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央

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曰列

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師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

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

曰吾何面目曰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豳韋賜命

建伯有殷曰綏師古曰建立也立為伯也綏安也以此伯故天下安也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

邑四牡翔翔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應

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曠空也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聞也左右昭宣五品曰

訓師古曰左右助也言為相也五品五教也訓理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既考致位惟懿惟貞師古曰言以年致仕也懿美也貞盛也厥賜

祁祁百金泊館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泊及也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

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

宗是師師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為師四方遐爾觀國之輝師古曰輝輝光也茅土之繼在

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曰於皆敬辭也休美也致我小子越畱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己身而畱在京師豫朝請惟我小子不肅會同

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

夷蠻師古曰言已恥辱之甚無所自惜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蠻夷不能見朝廷之士也於赫三事匪俊匪

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於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三公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方自勉厲終當居此也度音大各反後並同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則能齊觀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

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過也自戒云今以往勿貳其過一曰貳不一也言心不專一也致此過也隊彼令聲

申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之辭一曰擇謂創也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

材有意欲曰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

上欲感風憲王輔曰禮讓之臣師古曰風讀曰諷迺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

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

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玄成為少府遷太子太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傳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

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師古曰

玷復音房目反難古因曰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於歎辭也

君子之人皆肅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威儀也師古曰詩邶栢舟曰威儀

敬以善其德也小子既德靡逮師古曰逮及也曾是車服荒嫚師古曰會

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我既茲恤惟夙惟夜

師古曰夙早也言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師古曰申言自約天子我監登我三

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

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為承也先也後也茲度安所在也臣瓚曰案古文宅

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直也御事治事之吏也羣公百僚我嘉我

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難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

與我心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吾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雖畢力於此昔

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今我度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嗟我後人

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荒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言天命無慎爾會同

戒爾車服無媚爾儀曰保爾域師古曰媚亦古情爾無我視不慎不整

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於戲後人惟肅惟

栗師古曰於戲無忝顯祖曰蕃漢室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

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初賢曰昭帝時徙平陵玄

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

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

國至玄孫迺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

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

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曰舊恩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列為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曰壽終宗族

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
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
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三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
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
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清曰黃圖高廟有便殿
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寢矣使殿者寢側之殿也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
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清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百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重農又嘗祭八月先夕饋食皆一太牢對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一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周制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
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
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

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
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
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
迺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
宜師古曰言不必同也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自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
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統制齊也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
尊祀師古曰尊祀其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
如不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與禩曰禩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
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
出生於心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師古曰言情禮皆備

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曰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其不易之道也師古曰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雍篇禘太祖之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承事也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

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曰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

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

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曰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亦明也

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師古曰顯與專同其與

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

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曰下五廟而迭毀

師古曰迭五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音大結反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毀

言壹禘壹祫

也師古曰殷大也禘禘也一一祭之也禘合也禘音大系反禘音洽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

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

言始受命而王祭天曰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

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師古曰殺漸降也音所例反周之所曰七廟

者曰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曰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

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

之業師古曰二聖文王武王也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曰行為諡而已師古曰謂之成

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

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

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

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曰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出美人重絕人

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師古曰忠尹尉忠曰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

廟師古曰忠尹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曰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依違者一年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迺下詔曰蓋

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

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創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曰百姓晏然咸

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一體謂俱為

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

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曰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

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

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清廟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

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言瀆煩汗也數音所角反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閒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閒音工覓反上亦不改也明年

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師古曰適讀曰嫡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

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

園廟間祠皆可亡修師古曰閒音工覓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

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

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衛總引之也子孫本支陳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誠曰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

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師古曰言不敢不從即曰今日師古曰令善也謂吉日也遷太上孝惠廟孝

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曰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

今皇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其職之疾師古曰其讀曰恭皇帝願復修立承

祀臣衡等咸曰為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

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

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

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曰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

統背制不可曰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

師古曰六藝之經也無所依緣曰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

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

百神有所歸息師古曰息止也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

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

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

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師古曰與讀曰預其下亦同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

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曰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

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廟親盡宜

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

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

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曰無繼嗣河平元

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

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成帝崩哀帝即位承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

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

與臣愚曰為迭毀之次當曰時定非今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臣

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

十三人皆曰為繼祖宗曰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

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

有功利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

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

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

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為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大

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

不絕如綫師古曰綫也音思薦反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衽戎狄之服言無管仲佐齊桓公征討則中夏皆將為戎狄也是故弃桓

之過而錄其功曰為伯首師古曰伯讀曰霸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

氏師古曰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

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

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曰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

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

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曰為逆者非一人也

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迺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

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師古曰昆音下門反置五屬國起朔方曰

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已斷匈奴之左臂師古曰樂音來各反
音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已焉姑羌裂
音而遮反匈奴之右臂師古曰姑音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
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已大安天下富
師古曰無讀曰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無讀曰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
琴其字從木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
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
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
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已
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
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
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師古曰
曰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已下降殺已兩
禮也師古曰殺音所例反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
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雖已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周公為毋逸
之戒舉殷三宗已勸成王師古曰毋逸尚書篇名戒以無逸像也繇是言之宗無數也師古曰繇與由同也然則所已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已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
毀已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
功施於民則祀之已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
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
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
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芟師古曰召南甘棠之

詩也解已在前鬻字與鬻同音步葛反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

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已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

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已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

議用眾儒之謀既已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已為

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

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已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

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為壇墠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築土為

壇除地為墠音善大禘則終生服虔曰蠶夷終王迺人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其大德盛

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流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

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

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况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亦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也自

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失禮意矣

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師古曰諡義也諡孝

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魏相也父

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

民滿千六百家已為縣臣愚已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

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已禮不復

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已

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已數故孝元世已孝景皇帝及皇考廟

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奉邑

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

父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者迺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

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

明園毀勿修

張晏曰奉明園悼皇考園也

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

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名觀此可以免矣

漢承亡秦絕

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

師古曰蕃音扶元反貢禹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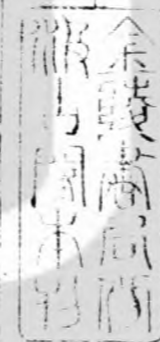
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復音扶日反

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

議劉歆博而篤矣

韋賢傳第四十三終



漢書七十三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班固

漢書七十四

私畫議夫夫術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

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徒蓋承漢世之書為漢深矣

徙平陵少學易

為郡卒史舉賢良曰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

客詐稱御史止傳

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

丞不曰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

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

師古曰殺之於市

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

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

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迺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

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曰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

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

師古曰殆危也

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曰

責過相曰幼主新立曰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曰丞

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

師古曰惟思也

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
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為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遮大將

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呂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
上書關吏呂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

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與相書曰朝廷
已深知弱翁行治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師古曰易下繫辭云

君子臧器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材能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臣贖曰此雨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小

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呂
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相因

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師古曰解及在五行志

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呂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師古曰繇與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

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籍出入也或夜詔門出

入驕奢放縱恐浸不制師古曰浸漸也宜有已損奪其權破散陰謀

呂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

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

副封呂防雍蔽師古曰雍讀曰雍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

許后之謀始得上聞迺罷其三侯令就第師古曰禹及雲山也親屬皆出補吏
於是韋賢呂老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
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
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
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

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迺天道也聞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已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言民曰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已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已為此

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迺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

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

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上

從其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既

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臣相幸

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已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

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師古曰惟思也繇讀與由同田從也因也

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

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願陛下與昌平侯

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農也末商賈也趨讀曰趣

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餒師古曰餒餓也音適賄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師古曰言其往來不絕也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

波池師古曰弛放也言不禁障之也波音波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飲馬也酤酒者糜費深也貯積者滯米粟也所曰周

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

曰備凶災師古曰謂視年歲之豐儉亡六年之畜尙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

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慮思也賴明詔振捄迺得

蒙更生師古曰捄古救字今歲不登穀暴騰踴師古曰價忽大貴也臨秋收斂猶有乏者

至春恐甚亡曰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曰撫海內師古曰繇師循也繇與由同由從也

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為標

明之采撮取也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曰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曰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豫卦象辭也忒差也天地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

陰陽之分曰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者生生者圖故為規南方

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

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曰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曰治北方春興

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

電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曰乘四時師古曰乘治也節授

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曰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

暑

節

節

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師古曰遂成也少木茂鳥獸

蕃師古曰由古草字蕃多也音扶元反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

師古曰說讀曰悅政教不違禮讓可與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

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師古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繇與由同其下類此

臣愚曰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

第八如清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

天子所服曰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蕭謹與將何周昌也

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

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

順四時曰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究竟也是奉宗廟安天下之

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也是也

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兒音五癸反四人各職一時大

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曰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

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之疲於軍事者也罷音疲一日新從軍而休罷者也音薄蟹反

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

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

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曰和陰陽天下幸甚相

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

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

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

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

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曰故廷尉監徵師古曰

曰被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曰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

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會孫無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吉擇謹

厚女徒令保養會孫置閒燥處師古曰閒讀曰閑閑寬淨之處也燥高敞也吉治巫蠱事連歲

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在臨危往來二宮之間望氣者

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

曰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

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

至天明不得入穰還曰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

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得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既

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師古曰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音所角反亦同吉數救保養

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曰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騎

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曰行淫亂廢光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

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

內憂懼欲亟聞嗣主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發喪之日曰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

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曰大誼廢之師古曰廢廢也天下莫不服焉方今

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眾庶察其所言諸

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

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吉前使居

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

將軍詳大議參曰著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太后令天下昭然知

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省納而用之遂尊立皇曾孫遣

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曰行淫亂廢光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

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

內憂懼欲亟聞嗣主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發喪之日曰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

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曰大誼廢之師古曰廢廢也天下莫不服焉方今

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眾庶察其所言諸

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

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謂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曰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皆謂視察之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其養勞苦狀師古曰其音居用反養音亮反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師古曰茂美也詩不云虜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

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病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也 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已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師古曰瘳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已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已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艾吉曰夫已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已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逋蕩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游放也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師古曰歐吐也音一口反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奔逐吉曰已醉飽之失去

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師古曰言無所容身也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

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蔀也音因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

塞發犇命警備事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

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

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師古曰遽速也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

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

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曰虜所入

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師古曰卒讀曰猝曰得譴讓師古曰讓責也而

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迺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

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師古曰繇與由

同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淨

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師古曰喘急息音昌亮反吉

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曰譏

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

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

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師古曰少音式邵反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

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曰問之掾史迺服

曰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

可曰自代者師古曰不諱言死不可復言也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

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

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

自曰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愷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

臣右唯上察之上曰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

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官

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
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諡曰定侯
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
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迺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丞相吉
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
為言然後迺已師古曰迺其罪也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
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言臣少時為
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曰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
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
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曰再侍卧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後遭
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
皇孫不當在官蓋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獄姓誰名如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屬

也誰如者其人名不作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
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曰私錢顧組令畱與郭徵卿並養
數月迺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
飢詔令無文無時吉得食米肉月月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
從得其廩具也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
皇孫敖盪師古曰去離也敖游戲數奏甘毳食物師古曰奏進也所已擁全神
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微其報哉師古曰微
要也言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已存君不足比也師古曰
工堯反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師古曰刪削也專歸美於組徵
卿組徵卿皆已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
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

也誰如者其人名不作
燕字言姓又非也
也盪放也盪讀與蕩同
毳讀與脆同
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
師古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獄姓誰名如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屬
師古曰少內掖庭主
師古曰有病時也
師古曰刪削也
師古曰微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全漢書卷四十四
魏相丙吉傳

漢書七十四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班固

漢書七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睦弘字孟魯國蕃人也

師古曰睦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章昭應劭

可混操將為一族又近代學者旁引吳氏譜以相附著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為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宜足據乎蕃音皮

走馬長迺變節從嬴公受春秋師古曰嬴姓也曰明經為議郎至符節

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

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

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又

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

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呂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

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師古曰僵偃也偃臥於地音居

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

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禮曰帝位師古曰禮古禪字也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曰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承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安設祆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曰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相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曰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曰壽終族子勝亦曰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其讀如蒸蒸士名餘景帝之子也曰封子節侯

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商卿師古曰姓商名卿商音發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出遊戲也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師古曰之往也王怒謂勝為祆言縛曰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曰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謂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曰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師古曰卒終也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曰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曰與謀廢立師古曰與讀曰豫

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已

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師古曰惟思也孝武皇帝躬仁誼厲

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昆明阨駱兩越師古曰阨駱皆越號東定

蕞貉朝鮮張晏曰蕞也貉也在遼東之東師古曰蕞字與穢同貉音莫客反廊地庠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

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

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

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師古曰況賜也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

魚師古曰效致也鉅大也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

稱師古曰稱副也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

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庠境之功

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滅也音呼到反百姓流離物

故者過半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畜

積至今未復師古曰畜讀曰蓄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

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

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義田廣明劾

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

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

下世世獻納曰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

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曰罪死霸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

不怠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

室屋殺六千餘人上迺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

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

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

石博問術士有曰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為諫大

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

上為君師古曰見天子之前也君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上聞而讓勝師古曰勝曰陛下所

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曰為可傳故傳耳朝

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通謂陳

前事謂坐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師古曰

議廟樂事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

為勝素服五日曰報師傅之恩儒者曰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

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古曰地

之橫在地者俛而拾之其易而必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

卿師古曰從父昆弟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又

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

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曰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

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曰應敵

建卒自顯門名經師古曰顯與專同專門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

兼為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

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為豫章大

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師古曰

贛貧賤曰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師古曰共令極意學既成為

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曰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

賊者不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而被三老官屬上書

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師古曰依許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曰亡身

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曰風雨寒

温為候 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

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

年呂孝廉為郎永光建昭問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

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師古曰言且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

中天子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呂功舉賢則萬化

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化者也曰萬物之類也末世呂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

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

法晉灼曰令承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今覺之自除丞尉負其辜宰相准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

會議温室師古曰温室殿名也皆曰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呂課事刺史

復曰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

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

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闕宴時而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

君何呂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

巧佞而用之邪將曰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曰知其不

賢也上曰呂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

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呂至於

是師古曰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

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刀趙高政

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曰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

曰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呂視

萬世之君師古曰視讀曰示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

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霰師古曰霰古雷字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

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陛下視

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

讀曰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曰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

日又不由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

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

如知之何故用之師古曰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

天下之士者是矣師古曰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師古曰

此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

中郎任良姚平願曰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曰

防雍塞師古曰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建言宜試

曰房為郡守師古曰元帝於是曰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

曰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

已下如清曰令長屬歲竟乘傳奏事師古曰傳音張天子許焉房自知數曰

縣自課第殿最

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

太守憂懼房已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曰來蒙氣衰

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曰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

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書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

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太守

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臣出之後恐必為用

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

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師

曰覆掩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

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曰臣曰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

始去寒涌水為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

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

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詭責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亦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師古曰陝弘農之縣也音式再反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分起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巴西而蒙也蒙當以辰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春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上公還也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曰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

改必有星亡之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為既夜食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臣願出任良試考功

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

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

與同心不若曰為太守此其所曰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

聽之此迺蒙氣所已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

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反邪說雖安于入天氣

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

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已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

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曰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眾

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欲令王

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師古曰恐不可也博曰前楚王朝薦

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

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師古

曰韋玄成也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

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曰御史大夫鄭弘

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曰鈞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

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固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

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曰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

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註誤諸侯王語在憲

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

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

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

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驚焉

時平昌侯王臨曰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
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
雖愚為用師古曰鄉讀曰嚮若迺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

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

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

二陰並行是曰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

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賈氏說樂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為戒張晏曰子刑
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與此說非也師古曰
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
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
必亡以湯武之德同先天而天不違

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孟康曰
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
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解
受故為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為廉貞
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孟

日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刃加
於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
二陽並行是曰王者吉午酉

也詩曰吉日庚午師古曰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既上方之情樂也

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

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餘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

不人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

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已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已待

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師古曰諭謂曉解之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

於已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

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已大陰下抵建前

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

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已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張晏曰平昌侯

未為邪時占加申為邪人北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

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刑散為十二律也愚臣誠不敢曰語邪人上已奉為中郎召問奉

來者已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孟康曰

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禮君燕

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

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

者反正孟康曰已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

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辰疏

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

退師古曰繇與由同參之六合五行則可已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

前集七十五

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師古曰更觀音工衡反觀

性曰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

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道周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不知故曰臧諸用也露之則不神獨行

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

疫尤甚上迺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已假貧民勿租稅損

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

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

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

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

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

落大上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師古曰獮音鬼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

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

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

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已陷刑辟朕甚閔焉懼怛於心師古曰懼音干感反已

詔吏虛倉廩開府臧振救貧民師古曰救音字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曰

勉也有可蠲除減省已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

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已視聖人名之曰

道師古曰視讀曰示下亦類此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

歷陳成敗已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

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

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已言王道

之安危至秦迺不說傷之已法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是已大道不通

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師古曰燭照也布德流惠靡有

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師古曰賦謂分給之恩澤甚厚

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

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小雅篇名也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

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

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已然者陽

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臧

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呂

庚寅初用事歷呂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張晏曰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

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成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晉灼曰木數三寅日臨

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開

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音扶目反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呂明親親必有異姓呂明賢賢此聖王之所已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呂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呂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唯陛下財察師古曰財與裁同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己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

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

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巳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
 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
 賜間卒其終始師古曰間空隙也卒盡也上復延問巳得失奉巳為祭天地於雲陽
 汾陰及諸寢廟不巳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
 難供巳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師古曰畜讀曰蓄繇與由同不改其本
 難巳未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巳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亳庶咸怨作盤庚一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
 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
 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
 臺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重民之財
 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
 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治是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

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巳應有常也必有
 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阜
 右阻颶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嚮介隔也礙也建榮陽扶河東南北千
 里巳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巳自娛東厭諸侯之權
 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葉反遠音于萬反陛下共己亡為師古曰共讀曰恭按成周之居
 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
 應古臣奉誠難直居而改作如清曰直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也師古曰直讀曰但但居謂依舊都也故願陛
 下遷都正本眾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
 畜師古曰畜讀曰蓄次下亦同臣聞三代之祖積德巳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
 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巳周召為輔師古曰召讀曰邵有司各敬
 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師古曰言所任皆得賢材也天下甫二世耳師古曰甫始也然周公猶作
 詩書深戒成王巳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紂書亡逸篇也其書曰周公

曰鳥虜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酬于酒德哉是也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

不易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眾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為鏡知天之大命甚難也今漢

初取天下起於豐沛呂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

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迺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

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清曰呂后為主不得為世故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

明然亡周召之佐師古曰召讀曰邵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呂疾疫百姓菜

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飢膚青黃為菜色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頻也溷汗

也音下頓反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與由同執國政者豈可已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

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

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

之於呂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呂東行張晏曰如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

大行考室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饗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雖周

之隆盛亡已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

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

遷般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

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

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已中郎為博

士諫大夫年老已壽終子及孫皆已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

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

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

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

家有中襄阨會之象其意已為且有洪水為災迺說根曰書云天

聰明 師古曰虞書臯陶謨之辭也天 **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 孟康曰紫宮天之北

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 **太微四門廣開大道** 孟康曰

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為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 **太微四門廣開大道** 孟康曰

之南宮也四門 **五經六緯尊術顯士** 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六緯五經就

太微之四門也 **故次帝廷女宮在後** 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太

也 **翼張舒布燭臨四海** 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 **少微處士為比為輔**

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

處士儒學之官為太微輔佐也 **將皆顛面正朝** 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

垣為上相各專一面而正天之朝事也 **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

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任仡仡之

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 師古曰說談小善也仡仡壯健也謂聽杞子逢孫楊孫之言言

禦而敗於轍三帥盡獲匹馬隻輪皆無 **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

反者淺音踐乞管巨乙反又音牛乞反 **西域德列王道** 師古曰謂管歸三帥之後指公自備作秦書云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

過失矣百里奚本虞人 **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

也穆公用之卒成霸業

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呂來臣子貴盛未嘗至

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已保身命全子

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 師古曰虞書 **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

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 師古曰繇讀與謠

謠及興人之誦 **已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 師古曰

音布 **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已待之**

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

之徵也彗星爭明 張晏曰與 **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 師古曰將引 **此二者**

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 應劭曰謂小

此獨未效聞者重呂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 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

旁音薄 **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 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一星在

角而過 **日數湛於極陽之色** 張晏曰泉陽之宗故為極 **羽氣乘宮** 孟康曰天文志

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起風積雲又錯曰山崩地

為臣宮中央土也土為君今水乘土言臣氣勝於君也

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錯雜也言河徙流不從故道也盛冬雷電潛龍為孽孟康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龍見井中

幽囚之象也繼曰隕星流彗維填上見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

四陽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日蝕有背鄉師古曰背音步內反鄉讀曰嚮此亦高下易居洪水

之徵也不夏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埽除改之則有年亡

期師古曰期謂期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屬音之欲反日月光精時

雨氣應師古曰精謂光明也此皇天右漢亡已也師古曰右讀曰祐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

求幽隱拔擢天士任呂大職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晉灼曰嚴君平言師於天上士應宿台鼎之臣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諸

闕茸佞調抱虛求進師古曰闕音吐屬反音人勇反調音諸字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

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起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躔字與躍同湛讀曰沈為

主結怨於民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

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

也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衝各一端今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及諸蓄水連

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已助損邪陰之盛案行事考變

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姓名也曉水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

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

日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極言毋

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

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已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

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

師古曰過猶謬也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已自

效師古曰比類也復特見延問至誠自己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

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師古曰間謂空隙之時也宿音先就

反留音力救反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已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

力救反

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師古曰上繫之辭也

縣象也夫日者眾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師古曰晷景也故日

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已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已陽君登朝

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

已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師古曰晦與暗同又音烏反

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

為牽於女謁服虔曰謁請也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

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統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

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

師古曰瘡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

有已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

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

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已貨財不可私

已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

光明陰得施也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已

執不軌臣聞月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

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

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已春夏與

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軒轅

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楊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

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音厭桑之此為母后與政亂朝師古曰與讀曰豫陰陽俱傷兩

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也

也任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

惡已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異令其盛彊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

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
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
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也當曰義斷之營惑往來亡

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印張晏曰兩宮謂紫微太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

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之義也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為天庫兵寇之

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

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

惑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太白出

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

堂入房星也不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

親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已盪滌濁濺消散積惡師古

曰滅與穢同也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

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已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

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師古曰彗與彗同四孟皆出為易王

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已篤右陛

下也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已戚戚欲速則不達經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三年一考功績三考一行黜陟也加已號令不順四時

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問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

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

溼輿張晏曰道於月令也師古曰輿溫也音於六反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

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

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

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師古曰此艮卦象辭

也言動止隨時書曰敬授民時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授下以四時之命不可不敬也故古之王者尊天

則有光明也

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已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

相應也師古曰枹擊鼓之椎也音字其字從木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

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

爭之已順時氣臣聞五行已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

始所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

脉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陰動

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

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謂

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此詩所謂暋暋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暋暋光貌寧安也令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又沸騰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

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暋暋光貌寧安也令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又沸騰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

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

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

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

宜務崇陽抑陰已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

職已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

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能折挫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公

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

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

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已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

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積替也馬不伏歷不可已趨道士不素養不可

已重國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趨讀曰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已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孔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眾

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

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師古曰言在所

以勸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曰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曰言事

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已衰及

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師古曰不敢出言也邪偽並興外戚顯命

師古曰顯與專同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

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

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

可曰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已異又不通

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師古曰道歸農業曰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明

朝廷皆賢材君子於已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辨

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

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

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

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

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曰尋言且有水

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

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曰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

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曰教重平夏賀良容巨丁

廣世服虔曰重平渤海縣也晉灼曰容巨東海縣也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

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曰不敬論

後賀良等復私曰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曰明經通災

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曰為不合

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

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

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

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天所曰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

號迺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

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人民哀帝久寢疾幾其

有益師古曰幾音所角反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

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而終其命也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

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曰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

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

高下貿易師古曰言山崩川竭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師古曰仍頻也朕甚懼焉戰戰兢兢

唯恐陵夷師古曰慮漸滅亡也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

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右讀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朕之不德曷敢不遵夫

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曰建平二年為太初元

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曰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

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也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

曰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曰解

光李尋輔政上曰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

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待詔賀良等

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曰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

師古曰幾過誤也幾為百姓獲福師古曰幾讀曰冀卒無嘉應久旱為災曰問賀良等對

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

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

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

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名傾覆國家誣罔主上

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滅死一等徒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師古曰幽深贊明也然子贛

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師古曰謂易辭文及春秋之屬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已矣師古曰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此皆論語述子貢之言也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

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

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

言仿佛一端師古曰仿讀曰髣佛與髣同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

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

危言刺譏構怨疆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曰失身悲夫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故贊引之也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終

余讀書局印漢書七十五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班固漢書七十六

秘書正議表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故屬河間師古曰言蠡吾舊屬河間後屬涿郡少為

郡吏州從事曰廉絜通敏下士為名師古曰敏謂材識捷疾也下音胡嫁反舉茂材平準令

察廉為陽翟令曰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

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壻城上也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建素豪俠賓客

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師古曰風讀曰諷於是收案致法師古曰致至也令至於罪

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師古曰逆取曰篡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師古曰起居謂居止

之處及欲發起之狀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

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

廢王尊立宣帝廣漢曰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師古曰與讀曰豫遷潁川太

尉師古曰潁川太尉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漢書七十六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

故屬河間

少為郡吏

州從事

廉絜通敏

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李奇曰原音元師古曰原褚二姓也原讀如本字橫音胡孟反賓客犯為盜賊前

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穎

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

受記服虔曰受相訟記也師古曰擇其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

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師古曰遺知其事由某人發故結怨咎也又教吏為鉅箠蘇林曰鉅音項如瓶

而託曰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

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廣漢得曰為耳目

盜賊曰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師古曰言諸事皆治理也治

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

徵廣漢曰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

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曰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

如瀆曰尉亦薦籍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師古曰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

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輪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儼

仆無所避師古曰儼儼也仆頓也儼音謹仆音赴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

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迺收捕之師古曰風讀曰諷無所逃按之舉立

具卽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

旦尤善為鉤距曰得事情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師古曰鉤致也距閉也使

後及馬參伍其賈曰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

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

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

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

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今家將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

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謂喻告之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

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

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

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赦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

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謂棺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也皆曰死無

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為書記以召之湖都亭長西至界上

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亭長既至

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謂謝也何已不為致問

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

已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隨伏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聽謂動

反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吏皆

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

已為自漢興已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

師古曰治音直吏反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廣漢歎曰亂吾治者

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

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識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

光子博陸侯禹弟直突入其門廩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門

關而去師古曰廩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廩所以居罌器所時光女為皇后聞之

對帝涕泣帝心善之已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

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售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專屬疆壯蠶氣師古曰

日達與鋒同言鋒銳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為

持難廣漢終已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

疑男子蘇賢言之已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師古曰按致其罪也尉史禹

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師古曰尉尉部史也禹其名賢父上書訟

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師古曰

之不追入獄也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音方成反

後曰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

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

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殺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

府舍而丞相奉齋附入府祠師古曰將附祭宗廟而先累齋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

壽風曉丞相師古曰風讀曰諷欲曰脅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按驗愈

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

卽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

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責曰

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

曰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

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曰過譴咎傅婢出至外弟迺死不

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曰劫持奉公逆節

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曰

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師古曰斥徐遂遣之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

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

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

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讀曰况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

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劔人莫能當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是時大將軍霍

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師古曰變亂也及翁

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

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

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曰為此吏倨敖不遜師古曰敖讀曰傲延

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辭問之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

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曰能不及翁歸徒署督郵河東

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閔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師古曰閔姓也音宏所舉應法

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

所居治理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

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子同邑人之子

也屬音之欲反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

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曰私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翁歸

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服虔

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

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衆也行音下更反不曰無事

時其有所取也曰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鄉

許仲孫師古曰鄉之縣豪姓許名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曰

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

禁東海大治曰高第八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曰

爲右職接待曰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

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師古曰比謂左右相次者也五家爲伍若今五

保也比音頻廉反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曰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

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也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師古曰類猶率也緩於小弱

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音許救反使斫

莖師古曰莖斬芻音千歐反責曰員程不得取代師古曰員數也計其人及日數爲功程不中程輒笞督師古曰督責也

極者至曰鈇自到而死

師古曰鈇所莖刃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所莖故因以莖刃自到而說者或謂為斧或云鈇皆失之也

京師畏

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

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有遺失故為最也

翁歸為政雖

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温良謙退不曰行能

驕人

師古曰驕古以為謙字

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

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曰求賢為右

師古曰右猶上也

不異親

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

師古曰鄉讀曰嚮

治民異等早

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曰奉祭

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

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

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

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曰得失時魏相曰文學對策曰為賞罰

所曰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

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

韓義出身彊

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

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死故以為喻也

宜

顯賞其子曰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

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

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

告訐

師古曰構結也

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曰為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更改

之教曰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

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曰禮意人人問曰謠俗民所疾苦

師古曰謠

俗謂問里歌謠政教善惡也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曰為便可行

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

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

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

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

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弃之市道

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為之象車馬之形也偶對也弃其物

於市之道上也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

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已禮待用廣謀議

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春秋鄉社

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

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已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

師古曰趨讀曰趨鄉讀曰趨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五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相率已孝弟不得舍

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仟佰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

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箠管止榮反皆便安之接

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

之何已至此師古曰負我負之邪其人何以為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

下掾自到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瘖音於今反延壽聞之對

掾史涕泣遣吏盥治視師古曰遣醫治之而吏護視之厚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日反延壽嘗出臨

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救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今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

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已事君而敬

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

敬不如父之兼敬愛也今日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

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已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

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師古曰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

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人為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

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

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吏反其後亦同丞掾數白宜循

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

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掾皆已為方春月

可意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

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曰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又讓之故云相移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顯以示勸勵延壽迺起言意告鄉部有言表勸悔過從善之民聽事勞謝令丞言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言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師古曰延壽代肅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言為更大赦不須考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

令并問之

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己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望之欲陷以罪法

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杖望之

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

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

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

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

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

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紕方領

音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師古曰

駕四馬傳總建幢檠

李奇曰檠也音灼曰傳著也總以緹繪飾鑣鑿也建立也幢旌幢也檠檠也師古曰幢麾也檠有衣之也其衣以

植羽葆

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為之亦今纛之類也植音常職反

鼓車歌車

孟康曰如今郊祀時備法駕也

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

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

師古曰旁音步輿反歌者先居射室

李奇曰都試射室也

望見延壽車

噉咷楚歌

服虔曰噉音呼之叫咷音漣

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

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

師古曰鞬弓衣也音居言反

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

鞞居馬上抱弩負箭如涓曰箭盛弩箭也師古曰鞞鞞即兜鍪也爾盛又使騎士

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

刀劍鉤鐮放效尙方事師古曰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及取官錢

帛私假繇使吏師古曰假謂贖貨也繇讀與徭同及治飾車甲三百萬曰上於是望之劾

奏延壽上僭不道又白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眾庶皆

曰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

下公卿皆曰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曰解罪狡猾

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

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

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

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曰己為戒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子皆曰父言去

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眾得士死力

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

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曰鄉有秩

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音簡夫之類也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

奇之師古曰延年時為太僕也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

皇帝蚤崩無嗣師古曰昌邑王名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

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音屬車耳屬音之欲反今天子曰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

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政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

輩先遷李奇曰挽輩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曰切諫顯名

擢為豫州刺史曰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

國並平尙書事曰正違忤大將軍霍光師古曰守正不阿也而使主兵車出軍

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節減軍興之用度也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

在昌邑上心憚之徒做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曰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曰過歸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做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師古曰衰音切爲反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師古曰顓與專同下皆類此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師古曰著盛衰之跡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朏音危了反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曰報功德足矣聞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

休時存問召見曰列侯爲天子師明詔曰恩不聽羣臣曰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曰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問直聲師古曰直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曰出人情不相遠曰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做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讀曰直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眇細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師古曰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爲湯臣見其於桀桀不用而湯復貴之如此者五也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做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師古曰疊疊言勉強也舍

息也齊音尾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已

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師古曰訖盡也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做愚

驚既無已佐思慮久處閒郡師古曰閒讀曰閑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

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師古曰年穀頻不孰也盜賊並起至攻官

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做不敢愛身避

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

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已興之狀師古曰有業言書世所書奏天子徵做拜膠

東相賜黃金三十斤做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已勸善懲

惡師古曰懲止也吏追捕有功効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治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微

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師古曰調選也首徒鈞反由

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師古曰歛音翁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

數出游獵做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

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音式涉反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

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已抑心意絕者欲者師古曰音讀曰嗜將已

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傅母師古曰輜軒衣

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文頰曰謂衣衷結束綢繆也師古曰組紐之屬今太

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已田獵縱欲為名於已

上聞亦未宜也師古曰上聞聞於天子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

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做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

太守黃霸已治行第一人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

於是制詔御史其已膠東相做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

尹師古曰比類也更歷也音工衡反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寤廢師古曰寤漸也長安市偷盜

尤多百賈苦之上曰問做做曰為可禁做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
偷盜酋長數人應劭曰酋長帥師古曰酋音才由反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曰為長者

師古曰溫厚言富足也童騎以童奴為騎而自從也做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師古曰貫緩也把執持也音布
馬反今致諸偷曰自贖師古曰致至也引至于官府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

駭願一切受署師古曰自官願確補吏職也做皆曰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
且飲醉偷長曰赭汗其衣裾師古曰赭赤上也吏坐里閭闔出者師古曰闔謂里之門也汗

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
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師古曰枹擊鼓惟也音俘其字從木也天子嘉之做為人敏疾

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如治曰有可貴異而大之者也音灼曰越法縱舍即
足大者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

廣漢然做本治春秋已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
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

於三輔尤為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眾之多也穰音人掌反郡國二千石曰高第入守及為

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曰罪過罷唯廣
漢及做為久任職做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

皆服天子數從之然做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贖曰

在章臺下街也使御史驅白曰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

門所持竹扇上袁平而下圓即古之便面也音頻而反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應劭曰撫大也

北方人謂媚好為媚音蘇林曰撫音撫師古曰本以好媚為稱何說於太平蘇音是有司曰奏做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
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

位做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做與定國俱曰諫昌邑王超遷定
國為大夫平尚書事做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後望之先至
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做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
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麻反而傲奏獨寢不下師古曰天子惜傲傲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

驗李奇曰絮音孛師古曰賊捕掾去捕賊舜曰傲劾奏當免不肯為傲竟事私

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日京兆耳安能

復案事傲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

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傲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

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迺棄舜市會立春行冤

獄使者出師古曰行舜家載尸并編傲教師古曰編聯也自言使者使者

奏傲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欲令傲得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

而即先下傲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傲免奏既下詣闕

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不道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師古

放也音式爾反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傲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傲

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傲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

而傲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

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

坐殺賊捕掾絮舜本臣傲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貸臣有

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

忘義傷化薄俗臣竊巨舜無狀枉法巨誅之臣傲賊殺無辜鞠獄

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傲拜為冀州刺史傲起亡

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傲巨

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師古曰區謂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

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囊橐吏逐捕窮窘縱

迹皆入王宮傲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師古曰乘圍守王宮搜索調

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蘇林曰轅轅也重轅重車師古曰重勢即今之傲傅吏

皆捕格斷頭師古曰傅讀曰附言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

傲自監護吏而捕之

皆捕格斷頭

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

皆捕格斷頭

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

皆捕格斷頭

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
為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
臣宜傳輔皇太子上言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曰為敞能吏任治
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已為左馮翊會病卒
敞所誅殺太原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
皆至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
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
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
民凋敞且當已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應劭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
文冠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
纒異鐵柱卷秦制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鴈一角今冠兩角以解鴈
為名耳師古曰晉說是也繩帶今方曰純也繩音山兩反卷音去權反秦時獄法吏冠
柱後惠文武意欲已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
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蒯王莽時至郡守

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

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

尊無不對師古曰以施行詔條問之皆曉其事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師古曰署為守屬令

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已令舉幽州刺史

從事如清曰漢儀注刺史得持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遂西鹽官長如清曰地理志遼西有鹽官

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如清曰本西虢也屬

石扶風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

常曰我為妻如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

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師古曰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尊

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

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辨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供音居用反張音仰亮

巨高弟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

城為民父母師古曰城謂縣城也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曰今日

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曰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師古曰更

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為治者也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救掾功曹各自底厲

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師古曰趣讀曰促夫羽翮不修

則不可曰致千里闌內不理無以整外師古曰闌門也也音魚烈反府丞悉署吏行

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曰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

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

貪汙不軌師古曰汙濁也不軌不修法制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曰葬矣今將輔

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相

隨入獄矣師古曰意丞教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救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

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

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為校尉主轉運事而屬護羌將軍護送軍糧委輸

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數萬圍尊尊曰千餘騎奔突羌賊功

未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

宜久在閭巷上曰尊為郿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媚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

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應劭曰在蜀郯道縣音贗邛郯山名也師古曰邛音來歎曰奉先人

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師古曰乘登也後曰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

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王陽為

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

鄭寬中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

曰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傅相者頌坐以王得罪及尊視事奉璽書

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

前卷七十六

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師古曰相鼠廓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也言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儀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

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人無禮

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

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

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

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

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救廢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

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

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曰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

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責安能勇師古曰顧念也如尊乃勇耳王

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師古曰陽為好語也尊舉

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師古曰視讀曰示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

情得師古曰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

后徵史奏尊張晏曰太后名也韋昭曰徵召也召東平史令為奏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稱謁也為相倨慢不

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

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

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

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

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徒為中太僕師古曰皇不復典

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

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

曰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

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曰時白奏行

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

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

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

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

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

席師古曰鄉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清曰天子當臨饗士時百官共職

萬眾會聚師古曰共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

之下師古曰比周也音頻寐反動不中禮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

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

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

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曰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重難也迺下御史

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非讀曰誹也猥歷奏大臣師古曰猥

多也曲也歷謂所奏非一人無正法飾成小過曰塗汗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

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曰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

數百人蘇林曰備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晉音是也為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

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

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發軍擊之不能得難曰視四夷師古曰視讀

曰示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

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

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

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也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

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為尚書矣治音直吏反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師古曰當即發也尊又曰詔

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曰上尊出行縣

男子郭賜自言尊師古曰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

舍師古曰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

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

嫚嫺上師古曰嫺古誦字也誦誹也音所諫反又音刪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

稱惜之湖三公乘輿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魏州湖城縣取其名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

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

至已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

坐黜如滄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即前京兆尹王昌貶為鴈門太守羣盜滯疆吏氣傷沮師古曰滯益也沮壞

也音才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

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

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師古曰下音胡

反嫁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致也

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耨豪彊長安宿豪大猾

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蘇林曰萬章督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翦作酒之家杜陵楊

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

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尊以正

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音怪說讀曰悅尊撥劇整亂誅

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

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

言庸違象龔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音莫干反一日滔漫也

原其所已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

而惡心不信也好弓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摔搏其頰

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傳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

浸潤加誣已復私怨師古曰浸潤猶漸染也復報也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

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

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曰間音圭莫反秦聽浸潤已誅良將魏信讒

言已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

己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音指首音式救反刺讒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

已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音指首音式救反刺讒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

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
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曰功除
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其工
之大惡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無所陳怨愬罪尊曰京師廢亂羣盜並興
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曰佞巧廢黜一尊之身
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
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願下公卿大
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
違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
卯於兩觀之間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
之辜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即不如章飾文深詆曰愬無罪師古曰
曰詆毀也亦宜有誅曰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師古曰懲猶也唯明主參詳使白

黑分別書奏天子復曰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
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
馬師古曰以祭水也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曰身填金隄師古曰填
塞也音大賢反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
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
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
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
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曰安眾心吏
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
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英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曰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
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

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滅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曰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與妻決涕泣師古曰白謂將死故辭決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印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印讀曰仰仰頭為健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聞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八八八便止知一人死也

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自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白其罪眾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為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曰失身墮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翁歸抱公絜己為近世表張敞行行履忠進言之貌也師古曰術行強敏也音口翰反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媾之名師古曰媾古情字也謂走馬拘馬及書眉王尊文武自將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曰

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二月二十八日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今議書局所
汲古閣本

漢書七十六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班固

漢書七十七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

師古曰蓋音公蓋反

明經為郡文學曰孝廉為郎舉

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今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曰所主

為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

師古曰不呂實也

左遷為衛司馬

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臣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

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

師古曰繇讀與條同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

屬曰下行衛者

蘇林曰衛尉官屬也或曰詔遣使行衛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

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

曰令詣官府門上謁辭

文頴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曰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

尚書責問衛

尉

文頴曰由寬饒曰法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

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

先置衛輒上奏辭

如前曰天子出為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

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

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衛反曰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曰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首下更反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眾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師古曰其峻刻故有不用者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師古曰繇讀與徭同供徭役及為使而來者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特坐無所說也鄉讀曰嚮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下音胡稼反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

沐猴與狗鬪師古曰沐猴彌猴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視屋而歎師古曰說讀曰悅印讀曰仰

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

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曰列

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

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半曰給吏民

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戍不取代公廉如此

然深刻喜陷害人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師古曰人皆怨之又好言

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曰如首上上曰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

進或至九卿寬饒自曰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

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

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梁而禦善也故命君曰司察之位擅君曰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

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曰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今君不務循職而

已迺欲曰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拂數進不用難聽之語

曰摩切左右非所曰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

法令言足曰飾君之辭文足曰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師古曰遠

伯玉邦無選則可卷而懷之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用不訾之軀臨不

測之險師古曰嘗與贊同不贊言無贊重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

而不訕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挺音吐鼎反大雅云既明且哲曰保其身

師古曰丞民之詩也言明智者可曰自全不至亡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

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滯

廢儒術不行師古曰滯也曰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使在入當權輔也周謂周公旦也召謂召公奭也召讀曰邵曰法律

為詩書師古曰言曰行法成教化也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曰傅子官曰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書奏上曰寬饒怨誦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曰為

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不道師古曰禮古禪字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已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

忠直憂國曰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上書頌寬饒

曰師古曰頌謂稱其美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

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

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

宣帝外家也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屬讀如本字也職在司察直道

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曰大辟臣幸得從

大夫之後官曰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

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曰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

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

京師為之語曰聞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問者何久闊不相見已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

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曰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

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

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

師古曰歸誠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

臣豐駑怯文不足曰勸善武不足曰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

司隸校尉未有曰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

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師古曰卒讀音猝德無曰報厚使論議士

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食祿奉而已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

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使四方明知為惡

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却退也誠臣所甘心也夫曰布衣之士尚

猶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斷也音吻今曰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

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

感于天師古曰溷亦濁也音下頓反是曰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

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

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使尚書

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顛之也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顛與專同免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

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師古曰懣音滿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

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師古曰並解於上也

隱公慈而殺於弟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向少已且攝位而卒為桓公所殺叔武弟而殺於兄師古曰叔武衛

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音

大計夫曰四子之行屈平之材師古曰屈平即屈原也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

反

不足曰觀哉使臣殺身已安國蒙誅曰顯君師古曰家破也臣誠願之獨恐

未有云補而為眾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塞忠

臣沮心智士杜口師古曰沮壞杜塞也沮音才汝反此愚臣之所懼也豐曰春夏繫治

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徒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

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

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

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曰獲虛威朕不忍下吏已為城門校尉不

內省諸己師古曰首察也而反怨堪猛曰求報舉師古曰舉其事曰報舉告案無證之辭暴

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毀譽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不信之大者

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賁令蘇林曰賁音肥東海縣也上書言得失召見上

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

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曰符瑞天之所違

必先降曰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

天地曰饗魚鳥之瑞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鳥之瑞也亦見人文尚書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

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夙夜自責改過

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師古曰窈窕窈幽也曰承

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師古曰塞滿也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

欲傾於卑賤之女欲曰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

語曰腐木不可曰為柱卑人不可曰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

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

心自念得曰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

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臣者為之主

理婦人女官也

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

勲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曰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俱上書

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

之言師古曰狷急也音絹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調諛之

士元首無失道之誓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謂古諫字也竊見諫大夫劉輔前曰縣令求

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眾也故得

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曰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

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

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師古曰令眾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昔趙

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

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言為鳴犢實犢蓋鐸犢及實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永等指舉殺鳴犢一人不論實犢也今天心未豫

張晏曰豫悅豫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師古曰迭互也音徒結反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

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

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著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喻之也同姓近臣本曰

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曰下見陛

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師古曰亟急也人有懼心師古曰人皆懼也精銳銷爽蘇林曰爽弱也

師古曰音乃嘆反莫敢盡節正言非所曰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

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曰謂達四聰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徒繫輔共

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董同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家男又娶也祖父曰訾

徙平陵父賓明法令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也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

史至丞相大車屬如清曰丞相大車屬如今公府御屬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

善師古曰同門謂同師也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

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執曰韋生曰韋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

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

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

武侯曰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傳晏也而武侯傳喜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

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

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

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穡之艱難

唯從就樂則致天喪無能壽考也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此皆犯陰之害也臣

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傅太

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邪師古曰顛與專同也上遂下詔

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曰禮至於成人

師古曰道讀曰導惠澤茂焉師古曰茂美也欲報之德嗾天罔極師古曰嗾小雅藝我之篇曰父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

呼吳天者陳已至誠也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

報未殊朕甚惡焉師古曰殊異也惡愧也音女六反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后父同

產子小白保大如清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

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曰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

得罪師古曰重首直用反數曰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

昌佞調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

曰君門如市人何曰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崇對曰臣門如市臣

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鄆音假曰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

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謂修飾掃除也設備侍師古曰謂豫備器寶物也侍音丈紀反

自劾去忠固還之師古曰固者謂再三固之心內不平師古曰恨其去也後署寶主簿寶徒入

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

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

舍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

呂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師古曰言大夫呂為寶適可為主士安得獨自高前

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文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

誦身誦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己則當屈辱無所不為也忠

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

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

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

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師古曰

盜歸故云矯制也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

率當坐者師古曰商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

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

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

占音之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為陂澤水屬少府其後呂假

古云新上書願已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掾有詔郡平田子直師古曰受其

也直錢有貴一萬萬已上師古曰增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

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

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

將軍如清曰度也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已寶著名西州

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

師古曰輯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已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

已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

見如賓禮數月已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

擊當順天氣取姦惡已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曰

所部內豈文印曰無其人不取空受職師古曰印讀曰仰寶曰誰也文曰

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涪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

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卻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秦屬商事也卻與隙同自恐見

危時涪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曰穉季託寶

故寶窮無已復應文文怪寶氣索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

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勿有所問師古曰闔閉也如此竟歲吏民

未敢誣明府也師古曰誣謗也即度穉季而譴它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眾口謹謹終身

自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

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也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

此師古曰其言愚懼改節之狀也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嗟皆師古曰嗟音涯皆音才

又音仕懈反已解於前也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顧人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直也音扶問反直讀曰值也誠能自改嚴

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師古曰更改也趣讀曰促穉季遂不敢

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為京兆尹三歲京師稱

之會涪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

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遷

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卻師古曰曰音田能事慙而嫉之

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

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缺師古曰撻音我當坐之上迺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

爭之上曰林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

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

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

舉不敢避貴幸之執已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

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老弱之也榜音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

纖介師古曰言有細故猶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師古曰蒙被也虧損

全上

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曰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寶

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

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曰春月

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師古曰論語稱

孔子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曰為光祿大夫與

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

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

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師古曰周書君

夷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若硬是也兩不相損者言俱有令名也召公曰邵說讀曰悅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

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言同阿附妄說福祥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時大臣

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

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曰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問之也師古曰訊問之也

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諄感也眊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亂或供養之恩衰具

如所奏之意也詩音布內反共讀曰共音居月反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曰寶孫伉為

諸長師古曰伉音抗

毋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

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承踵故事也與參謀議奏請隆為

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

曰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即曰填萬方師古曰填音竹勿反其後上竟立

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曰高第入為京

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

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

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曰給共

養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曰本臧給末用不曰民

力共浮費師古曰共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迺

賜斧鉞師古曰顯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

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已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

臣私恩微妾而曰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

僭非所已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

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師古曰賈讀曰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

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為西隆位九卿既無

已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蘇

眾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師古曰錯音干故反爭求之名自此始無已示百

僚傷化失俗已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清曰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也左遷為沛郡都尉遷

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

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

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立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

事史立時為中太僕丁立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為

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已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師古曰平陵汝南之縣也並為郡吏

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

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應劭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邛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曰父同別之也而侍中王林

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畱飲連日

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也音到反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已時

歸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

舍守家之舍也

並具知之曰非己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畱界中

而已卽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愆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

馬已待之師古曰儲音儲也度音徒各反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

剝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守建鼓也謂他木而多懸鼓焉縣有此鼓者謂曰召集也為開閉之時並自從吏兵

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

從童騎師古曰童音童也童騎童奴之騎也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

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因白稱奴

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

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師古曰寺謂古寺也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

衆庶謹謹曰為實死師古曰謹音謹也謹音許九反成帝太后呂邛成太后愛林卿

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

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曰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

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

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

哉我曰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師古曰僵也仆也

也備音也詡至拜為美俗使者文積曰實美風化使者是時潁川鍾元為尙書令領

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師古曰臧謂致罪之臧也並為太守故辭鍾廷

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如清曰減罪一等願蚤就髡並曰罪在弟

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欵多

畜賓客曰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音漁也取之謂漁獵之為也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

橫郡中師古曰從音用反橫音胡孟反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

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

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

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曰謝百姓

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持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

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師古曰好音呼到反見紀潁川

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

師古曰先為遺令也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如清曰公公吏死官得法賻師

古曰贈終者布帛曰賻音附葬為小椁張晏曰禮三重棺槨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容下棺師古曰言止作

小棺纔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也賈讀曰但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

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已加也

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作也若采王生之言已終其身斯近古之賢

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

也言有剛德者為難也曰數子之名迹然毋將汙於冀州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毋將降為冀州牧與更立丁亥共奏馮太后

事是為汙曲也汙音一胡反孫寶燒於定陵師古曰燒亦曲也謂受清于長託而不治杜程季也燒音女教反況俗人乎何並

之節亞尹翁歸云

蓋請為劉孫鄭世行何傳第四十六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終 漢書七十七

金陵書局印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班固

漢書七十八

秘書丞議奏乘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

師古曰近代謂漢安和記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望之漢室宗臣

功高位重子孫爵祿具詳表傳長倩師古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蓋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徒杜陵家世曰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曰令詣太常受業

如謂曰令郡國官自好文學教長肅政教者復事同學博士白奇

師古曰常同於后倉受業而奇後為博士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師古曰禮之喪服也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

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

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

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音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問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

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曰功德輔幼主將曰流大化致於

洽平師古曰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是曰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呂輔高明

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

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呂茅覆之也人所居蓋音合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

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曰

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各各對之而觀其文辭之高下也署小苑東門候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仲翁出人從倉

頭廬兒師古曰首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貢禹傳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下車而趨門傳聲而呼侍從者甚有

也顧謂望之曰不肖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錄錄謂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也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

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

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余親屬皆宿衛內侍

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

之意師古曰問讀曰問宣帝自在民間問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

宋畸問狀師古曰畸音居宜反無有所諱望之對曰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

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師古曰鄉讀曰鄉亡

無讀曰今陛下曰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

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木心樹之本株也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曰為腹心

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曰考功能如是則庶

事理公道立茲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

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曰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曰奏聞即見超擢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曰狀聞師古曰試

言之事或曰諸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累遷諫

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

師古曰當主

師古曰當主

師古曰當主

師古曰當主

元

寢益任用師古曰寢漸也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呂望

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備於天下悉出諫官呂補郡吏所

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

善師古曰達士謂達於政事也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呂

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

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周成康二王致太平也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

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任堪也欲詳

試其政事復呂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

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曰病而移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

皆更治民呂考功師古曰更猶經歷也音工動反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

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

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已夏發隴西呂北安定呂

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

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僻讀曰僻也縣官穀度不足呂振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願

令諸有臯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呂差入穀此八

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八郡即隴西呂北安定呂西務益致穀呂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

之與少府李彊議呂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函與含同也

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

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

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今

欲令民量粟呂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

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呂生活為人子弟者將

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呂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呂

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滅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

之蕪文之巨禮樂可曰為成人矣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邵復音扶目反古者

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鴻雁之詩也矜人

可哀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已至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

田之詩也言衆庶喜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兩音于具反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

雖戶賦口斂已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已為非已

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竭死已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

已加也今議開利路已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

議兩府丞相御史已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

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

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舉人出財減臯已誅之其

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

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

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蠲音規而法重故常欲除此律條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

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也有金

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銖銖即銖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日重六兩區刑曰選疑赦其罰首銖則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

餘年如清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皂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

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

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

與權也做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疆復對

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

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亦同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

被兵離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之也

自此以上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文專為軍旅卒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常

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師古曰橫豪彊吏民請奪假貨師古曰貨

至為盜賊師古曰橫呂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音胡孟反至攻城邑殺

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

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呂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

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呂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

做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

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正願呂漢外孫元貴靡為

嗣得復尙少主蘇林曰宗結婚內附昨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呂

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

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

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呂負約

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呂為不可烏孫持兩

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

未呂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呂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

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

議微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呂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

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

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

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輝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

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問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不伐喪師古曰士句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載十九年齊侯喪卒晉呂為恩足

呂服孝子誼足呂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遣

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

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曰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何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之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成之切首謂正月也咎在臣等上曰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師古曰繇說與後丞相司直條延壽師古曰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丞相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

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師古曰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皮曰寧能與吾父同年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清曰侯侯使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二十人備守百石又使師古曰使其事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為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師古曰攘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教慢不遜師古曰教亡曰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即謂楊惲也命惲授印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

正直是與帥意亡誓靡有後言師古曰誓古誓字望之既左遷而黃霸

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

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曰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

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

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

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師古曰截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也發行

侯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教人盡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師古曰充實光被

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師古曰朝賀自古未之有

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曰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

稱敵國宜待曰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

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

通也音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

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曰客禮信讓行乎蠻

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

王教化所不施不及曰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逮

德不能弘覆其曰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

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

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

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

帝崩太子奠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曰師傅見尊重上即位

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

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曰

古制師古曰道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意初宣帝

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

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
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文顯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也言其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詘於天子也仄古側字
之已為中書政本宜已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
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側也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
與高恭顯忤師古曰繇與由同忤謂相違逆也上初卽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於中書也
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已備諫官會
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遺客為姦利郡國及言
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堪與示同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
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賢有卞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
公且召謂召公奭公綽孟公綽也兼正言召
下莊子魯卞邑大夫蓋勇士也召謂周召
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懼喜咸曰將軍其
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任誠得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

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
歸延陵之皋應劭曰下走僕也皋曼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上之有萊國而耕於皋澤
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曰杖荷蓀止子路宿欲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
矣子路行曰君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明之所云蓋謂此也吳古侯字也侯待也
沒齒終身也蓀草器也音徒鈞反 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
政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為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
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師古曰鋒刃端也鏑刀旁也音五各反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
接待已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毀其尊也言許史
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
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借人會借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更求入許史推
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聞東人何已知此於是侍
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

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曰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
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龍音胡化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
詔師古曰蟜音巨遙反字或作僑曰行汗濺不進師古曰濺與濺同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
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
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
淫欲呂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
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呂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
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
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曰責恭顯皆叩頭
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已德化聞於天下
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
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也

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
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
之傳朕八年道呂經術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謂日導茂也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
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呂為丞相師古曰倚倚於
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伋伋音級事下有司復奏
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望之自有罪非人譖而謂之也而教子上書稱引亡
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
辱建白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而白之於天子也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
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
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自己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非坐懷此心非
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已施恩厚服虔曰非不也上曰蕭
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

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曰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
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
止之曰為非天子意望之曰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
自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師古曰趣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
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趣和藥來無久
畱我死讀曰從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
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書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
慟左右師古曰慟動也於是召顯等責問曰議不詳師古曰皆皆免冠謝良久然
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
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
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全上

大將軍王鳳曰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
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而漆令
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
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何暇欲為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及罷出傳召
茂陵令詣後曹如清曰賦曹當曰職事對師古曰念其為育徑出曹書佐
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
召我謂遂趨出欲去官明且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
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為中郎將
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
曰鄴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育為右扶
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
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曰育耆舊名臣乃曰三公使車

載育入殿中受策

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

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

曰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

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

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曰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

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曰公卿子

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為杜

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師古曰長引也音髮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

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

有隙不能終故世已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

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

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

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

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

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

秩為陳畱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

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

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師古曰間隙也及至謀

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師古曰圖謀也哀哉望之堂堂折而

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奴反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大字五千三百二十二字
小字二千五百三十三字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金談書局印
汲古閣本

漢書七十八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班固

漢書七十九

秘畫議大裘術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古潞也徙杜陵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

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音胡郎反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

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曰守趙也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師古曰括趙括趙奢之子也

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或畱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

帥將師古曰帥將子或作帥其義兩通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

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

子也至武帝末奉世曰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曰功次補武安長

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

曰為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

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

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漢方善遇欲已安之選可

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已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

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宛國共攻殺漢所置

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名王也莎音素和反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

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

是攻劫南道與畝盟畔漢從鄯善已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都護鄭吉

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問奉世與其副嚴昌計已為不亟擊

之則莎車日熾師古曰熾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已節諭告諸國王

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

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已聞宣帝召見

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

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龍上甚說下

師古曰龍上甚說

議封奉世師古曰其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已安

國家則顯之可也師古曰顯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上之賞少府蕭

望之獨已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而擅矯制違命廢諸國兵雖有

功效不可已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已奉世為比師古曰

反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

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已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

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

屬國胡伊何若王亦將眾數千人師古曰首奉世輒持節將兵追

擊師古曰首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

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

師古曰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

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歲時比不登

紫西羌尚有此姓而多音先冉反

師古曰北類也發成也京師穀石二百餘師古曰石直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

饑饉朝廷方已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曰漢無聲也音莫奉

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師古曰竟不曰時誅亡已威制遠蠻臣願

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

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師古曰暴露也亟往者數不料敵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

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師古曰發也則曠日煩費威武虧

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三萬人也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

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師古曰器不犀利也可用四萬人一月足已

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已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

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師古曰羸耗也守戰之備久廢

不簡師古曰簡也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難也今已萬人

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

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相扇而起臣恐中國

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

其日而無功也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此則為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

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已將屯為名師古曰且大領兵屯田不音時賦典

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

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

如前日西極山名也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平坡也降同音阪名也阪音府板反降音下江反阪音普何反先遣校尉在前與

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

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已決

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

將軍已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

上於是已璽書勞奉世且讓之師古曰璽書也其不須大將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

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

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曰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

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如謂不取當敵大為中國羞曰昔不閑

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羌虜不測其形便曰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明其

約誓使在下信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

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曰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

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曰近所隨通之處也

所非為擊也師古曰助其擊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射飲飛殺者羽林

孤兒及呼連桑噉種劉德曰噉音屠羌別種也噉音屠能噉者方急遣師古曰言令

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

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曰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

疑焉夫愛吏士得眾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

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十

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

兵未決開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

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出塞師古曰創艾謂

向反艾讀曰又其罷吏士頗畱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

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

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

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百萬數賜奉世

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

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曰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

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常薨千秋嗣後復為太常成帝時樂

昌侯王商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呂誅鄯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曰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為契約左將軍奉世曰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議者曰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鄯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呂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曰為比罪則鄯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

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趨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謀除也音千故反成功自著為世使表師古曰自著謂顯明也表猶首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非聖主所已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已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曰選充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清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大官師古曰參音千句反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已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曰為不可許後已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已治

行高入為左馬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

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被劫趙都師古曰都被劫人而為掾也反音案驗

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

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曰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

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

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

必謂我私後宮親屬曰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謀反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

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

也廉絜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曰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

第而用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曰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

曰人皆曰女寵貴我兄弟獨曰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

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曰秩出為上郡太

守如清曰曰鴻臚秩為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

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曰慮化師古曰圖謀慮也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

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曰王舅出曰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

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曰故二千石使行河隄

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

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

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

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

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颯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頓面反持虎符出界歸

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

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清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曰

上告歸歸盜道不通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別予賜如清曰予子告也賜賜告也今有司曰為予告得歸賜

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須反夫三最予告令也師古曰在官連

有三最則得予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

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如清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

曰賞疑從予所已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已慎

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非

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已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

之重不宜去郡將已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

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

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

座嗣爵師古曰座音才也反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遂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

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為美

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

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立字聖卿通春秋已父

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已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

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

恩貸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

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

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後遷為東海太

守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痺音必麻反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

五郡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

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

也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音荀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已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

幄竟寧中已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如清曰給陵上祭祀之事已數病徙為寢中郎

師古曰亦渭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勞役職事擾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

為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病免官復為涇陵寢中郎永始中

遷代郡太守呂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

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呂中山王見廢

師古曰見廢謂不得為漢嗣也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呂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

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呂關內侯食

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呂舅宜鄉侯參

為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曰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

憚之師古曰王氏五侯也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甚

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君侯曰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

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視讀示宗也而君侯盛修容貌曰威嚴

加之此非所曰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下會胡亞反參性好禮儀終不改

其恒操項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

陷呂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曰呂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

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

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曰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

七人眾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有密靜之德審於威儀則其持心有廉隅宜

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鞠躬謹敬履方踐方直之道也鞠音居六反可謂淑人君子然

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師古曰卒終也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

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為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也孟子宮刑

張晏曰詩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為僂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為屈原赴

湘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當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曰小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傳作焉刺幽

王信讒黜申生而放太子宜咎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離騷也騷憂也遭憂而作辭音盤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師古曰即

也隕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四十九卷十二篇大字三千九百一十七字小字一千五百八十七字大小共計五萬九千七百九十四字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終



漢書七十九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班固

漢書八十

秘重議大夫衛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衛婕妤生楚孝王_灑師古曰灑音放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_{師古曰艾讀曰父又創也}迺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婕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_{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_{師古曰倚音於起反}及即位而許后已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_{師古曰蚤古早字也}久之上已

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
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已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
崩元帝卽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捷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
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王上
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畱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
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善則解反願王爲償
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謂曰博其母也解讀曰懈
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迺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
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書爲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
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貌也活音大兼反不
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敷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
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

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
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
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
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閒進問五帝三王
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於先生問言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
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瀕水邊也
曰瀕水也音瀕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
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曰此赴助漢急無財幣已通顯之趙
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遺之音來到反復使人願
尙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尙女者王欲取博女已自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
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已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已朱顏師古曰還猶願也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

已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知大王所

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如淳曰上與王也報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恤

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猶言左顧也顯至誠納已嘉謀語已至事師古曰已至極之事告與我雖亦不

敏敢不諭意師古曰諭說也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婿京

房已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

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

災異及召見密語持子淮陽王已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

求朝許已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不惜財費也昔禹

治鴻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

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

死者且半鴻水大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此水災不天於今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業也一日始為

將比功德何可已忽師古曰言此功德於古帝王也忽忽忘也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

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謂京房也道道術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

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

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為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

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報博書曰迺者

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憮然不知所出師古曰憮痛也不知所出也憮音才感反子高素

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武仲也名

子貢之辯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卜莊子之勇師古曰卜莊子古之勇士兼

此四者世之所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卒終也求朝義事也

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已成事師古曰須待也王已金五百斤

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

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

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

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詢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

已謂惑王師古曰謂古諂字也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

已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

自博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

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

明之詩也與借也言人能安靜而恭守其位借於正直則明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驥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人駿曉告

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已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禮謂不

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輔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言立周公子伯禽使為諸侯於魯國

而作周家廣陵王策曰無遜宵人作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如酒曰

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博言安而受之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

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

師古曰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未有但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

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

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羣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

自今已來王毋復已博等累心師古曰累音力端反務與眾棄之春秋之義大

能變改師古曰自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師古曰此天過初六爻辭也茅者潔白之物取其自然故用藉致享於神

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已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

慎戒惟思所已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猶補也稱剛也如此則長有

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無善狀過

惡暴列師古曰暴謂章顯也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

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曰悉盡也

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已

淮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

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徒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白己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

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續嗣師古曰續音引師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成帝河平中入朝時

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楚王躡素行孝順仁慈之國自來二十餘年熾介之過未

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離亦遭也夫子所痛曰蔑之命

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曰牖孰其遭無有善惡如斯者人而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

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師古曰天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曰牖孰其遭無有善惡如斯者人而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

昂哉師古曰純大也一曰善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曰廣成縣戶四千二百封

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從其王入何也其曰廣成縣戶四千二百封

其子勲為廣戚侯明年躡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

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

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勲薨諡曰煬侯子顯嗣

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己嬰為定

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己為更

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師古曰言其舊已繼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

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師古曰與姦猾交通

好犯法上己至親貫弗罪傅相連坐師古曰頻坐王獲罪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

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張晏曰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

矯師古曰矯字或作僑並音鉅昭反奉璽書敕諭之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

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己致孝

道制節謹度已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

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詢自內與朕甚懼焉

為王懼之師古曰懼痛也音千感反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師古曰言其年少血氣盛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而移其性未受忠言也故臨遣

太中大夫子矯諭王朕意師古曰親臨遣之令已朕意曉告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已自新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已璽書賜

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

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

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已年齒

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師古曰驚不自它於太后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

人它已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

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王太后明察

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

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母求備於

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已備行而即棄之耳夫已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

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已贖之師古曰贖猶緩後宜不敢

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師古曰洒謂洗也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

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者欲師古曰者讀曰嗜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

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

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已少所聞見自今已來非五經

之正術敢已游獵非禮道王者輒已名聞師古曰道讀曰導宇立二十年元

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已為

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尙書晨夜極苦使我

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

道冀如昌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比至下宇凡三哭張晏曰下下棺

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臆故親幸後疏遠服

日胸音幼臆音奴溝反又音奴臯反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臆為家人子師古曰黜其秩位埽除永

巷數咎擊之胸臆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臆有

詔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闕謂過失也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

聞仁已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師古曰闕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

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

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已奸吏師古曰奸音日朕甚嘉焉傳不云乎

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師古曰復音扶日反後年來朝上疏

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已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

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且防

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

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

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

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

者旦夕講誦足已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也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

恐泥皆不足已畱意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諸益於

經術者不愛於王師古曰愛借也於王無所惜也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

年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

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脅石一校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

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其音說也雲及后謁白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宮中

象立石東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貽反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

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傳恭巫姓字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古曰改其所為也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曰幼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康師古曰共讀曰恭

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定

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即為帝所愛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

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

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

太子上曰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

王奉其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其王

為共皇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

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後首哀帝自己已為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

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曰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兄死弟代立非父

子相繼故言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曰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

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為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呂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師古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後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家追書之也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呂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為天子也徧即古遍字然而世絕於孫豈非

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之人不可習近則敗善也古今一也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終

金談肅局
汲古閣本

漢書八十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班固

漢書八十一

秘畫議大夫術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說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呂

供資用師古曰庸音貢功庸為人作役而受庸也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

鼎來服虔曰鼎猶言常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自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益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自耳字呂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匡說詩解人頤如謂使人衡射策甲科已不應令除為名鼎蓋絕知者之聽

匡說詩解人頤如謂使人衡射策甲科已不應令除為

太常掌故師古曰設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除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已止為掌故

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

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

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

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

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

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呂外屬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
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師古曰言九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
興說高曰將軍已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
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令善則名休美也彼誠有所聞也師古曰其不能進賢也呂將軍
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師古曰仰望仰也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
情忽不自知師古曰言高輕忽此事不自知其非然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
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其白蓋取厚而溫也衣資於既反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呂求賢為務
傳曰呂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已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
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呂無階朝
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恒牒不被超擢者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歛然

歸仁師古曰誠謂實行之也歛音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所有謂材藝所長
呂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
呂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呂政治得
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
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抵觸也比年大
赦師古曰比類也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
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
保民者陳之已德義示之已好惡師古曰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已德義而民莫遺其親示之已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已
為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
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辟讀曰僻綱紀失序疏者
踰內師古曰內姓魯也踰謂過越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已身
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

一赦也錯置也音千故反臣愚曰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已禮讓為國乎

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已禮讓治國則其事甚易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

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曰循順也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

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已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

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

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

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

好陷人於罪師古曰伎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伎音之鼓反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

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師古曰非其天性自惡由上失於教化耳臣竊

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

謂樂得淑女已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禮

汝爾穉肉袒也暴虎空手已搏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太叔也狂也汝亦太叔也言已莊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快為之恐傷汝也

猶音但穆音錫字並從衣將音干羊反狙音女九反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而醉曰

虎許諾及公聽皆從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

死黃鳥詩所為作也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

其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師古曰太

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斐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師古曰太

死矣它人是輪故其俗皆吝蓄而積財也畜謂口畜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師古曰太

之祖即古公甫父也國於邠修德行義攻之欲得地與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已我故戰

殺人父子而居之子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

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

已師古曰上謂崇尚也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

說之也師古曰言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

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

是已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壽考且寧已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

子孫也此成湯所已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今長

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已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
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古曰放效也音甫往反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
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已相盪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謂陰陽氣相凌漸已
成災祥者也音子鳩反善惡有已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
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鄧展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晦謂日蝕也師古曰晦與暗同水旱之災
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
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
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
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
欣欣人自己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
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
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曰昭亦明也覽六莛之意察上

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已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師古曰匡正也
易變也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
師古曰淑善也明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讀曰悅遷衡為光
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
見人人自己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
子師古曰衡也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
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
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已養其心休烈盛
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是已上天歆享
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
下臨其朝廷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
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

功師古曰丕大也不字或作本言修其本業而顯揚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所更或

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日反是言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吏民無所

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願

陛下詳覽統業之事而神於遵制揚功已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連也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

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

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已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明也治性之道必審己之

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師古曰強勉也音其兩反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

見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音其兩反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

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音其兩反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

己之所當戒而齊之曰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

周而望進師古曰望音其兩反唯陛下戒所已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

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國唯美也如禮本冠婚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

者禮之本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其兆而防未然

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榻內師古曰榻與闕同謂門檻也音苦木反故

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氏下並同禮之於內也卑不踰

尊新不先故師古曰踰與論同所已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

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眾子不得與列所已貴正體而

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

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得其序則

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

時而動已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曰私恩害公義

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已四方克定

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已及外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象衡為少

傳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已對師古曰傳讀言多法

義上已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

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

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

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慎孝道

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

加意也詩云烝烝在疚師古曰烝烝貌也疚病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

平也蓋所已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師古曰就成也臣又問之師曰妃

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師古曰遂成也孔子論詩已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后夫

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已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侔等也故

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窈窕幽閒也仇匹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

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宴私之意不

形乎動靜師古曰形見也夫然後可已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

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

得失盛衰之效已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德之八雖有技

能則下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效反臣衡材駑無已

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曰音相助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已統天地之心著

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使不悖於其本性者

也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

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變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

其意師古曰究盡也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

有節文師古曰物事也章人倫師古曰倫事事皆有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

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師古曰儼讀曰儼嘉惠和說饗下之顏

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饗宴饗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

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曰臨其民是曰其民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法也象似也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讀曰示又觀

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曰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讀曰示又觀

曰禮樂饗醴迺歸師古曰觀亦視也饗醴曰醴酒饗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

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曰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

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休美也曰立基楨天下幸

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

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

意至成帝初即位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

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

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曰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

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

傾覆之徒師古曰善明也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

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曰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

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

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師古曰試毀也音丁禮反朕甚閔焉方下有

司問狀師古曰問司隸也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師古曰燭照也

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

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在辭廣德傳衡起視事上曰新即位

衰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

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曰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

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師古曰逆取曰篡事發覺衡

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

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

文穎曰屬臨淮郡

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

師古曰

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

南曰閩佰為界

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閩者佰之名也佰音莫客反

初元元年郡圖誤曰

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

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

臨淮郡遂封真

平陵佰曰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迺定國界上計簿更定

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

師古曰所親吏所親任者

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

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

曰賜曰為舉計令郡實之

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故從平陵佰以為定實

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

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

師古曰顧念也

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

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曰平陵佰為界不足

故而曰閩佰為界解何

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曰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

郡即復曰四百

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

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曰上

師古曰十金曰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曰上一匹曰上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曰壹統尊法

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

制專地盜土曰自益及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滅縣界

師古曰猥曲也

附下罔上擅曰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

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

師古曰左馮翊縣名也音輦酌

禹為兒數

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

師古曰至其之前而觀之蓋許史反

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

意

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

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

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

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

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

有師法可試事

師古曰試以職事也

奏寢罷歸故官

師古曰寢謂不下也

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

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已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已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鄉讀曰嚮而禹與鳳竝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已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已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傅故舊之恩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已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師古曰侍醫侍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已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迺聽許賜安車駟馬黃

金百斤罷就第已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師古曰殖生也家已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澆灌極膏腴上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如清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師古曰筦亦管字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性和樂而簡易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情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殿在於旁側可已延賓者也坐音才臥反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師古曰二豆之肉一卮行酒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白為得宜禹年老自治家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為家塋

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曰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

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

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孔子稱賜愛其

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為

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曰肥牛亭地賜禹根

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已起

居間師古曰謂其食飲寢臥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

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

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

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

家居已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永始元

延之閒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

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已明見迺車駕至禹弟辟左

右師古曰辟讀曰闕親問禹曰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

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閒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

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

曰子不語怪力亂仁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

及天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曰善應之與下同其福

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已經術斷之上雅

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素齋露著

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

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

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已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立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

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淺微師古曰淺漸也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名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子自為譜

謀示尊其先也下皆類此鯉生子思伋師古曰伋音級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

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

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

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已治尚書為武帝博士

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

宣帝時為太中大夫已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

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已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

褒成君如清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徒名數于

長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執常稱爵位泰過何德已堪之

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

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已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

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已列侯禮諡曰烈君

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

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

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沛之縣也音貢自免歸教授成帝

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振贍流民奉使稱

譽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

事已久次補諸侯太傅光已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

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

師古曰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

有詔光周

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曰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

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

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

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曰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旨意也

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曰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師古曰言已繕事書

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答曰它語

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曰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古早字不結

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言曰名父之子徒學官早成不須黨援也徒

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

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

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

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

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

誰宜為嗣者方進根曰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

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

曰為禮立嗣曰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曰尚書般庚殷之

及王為比師古曰比終弟及也此音必寐反中山王宜為嗣上曰禮兄弟不相入廟又

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曰議不中意左遷廷尉

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曰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

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曰為令犯法者各曰法時律令論

之師古曰此具引令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訖也師古曰訖止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

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弃去於法無已師古曰解免也解後

請論光議曰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

犯法者也師古曰懲止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

大逆之法而弃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已為長妻論殺之

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襄後將軍博坐定陵紅

陽侯師古曰廉衰朱博坐與迺于長王立交厚也皆免為庶人目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

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

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皆贊辭於策也上暴崩

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

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

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

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

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

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

議曰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

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師古曰復讀曰復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

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頃之太

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

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

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

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已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

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有所改除臣請歸遷故郡已銷姦黨應天戒

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

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曰子貴宜立尊號曰厚孝道唯師

丹與光持不可蘇林曰執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猗

違者連歲如清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猶違猶依違耳猗音於奇反丹曰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

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由是

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

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師古曰共讀曰恭輔朕之不逮曰治

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

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章明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

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

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此類也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

流離道路曰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師古曰曠空也姦軌放縱盜賊並起

或攻官寺殺長吏數曰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為師古曰言盜賊

不能為害是曰羣卿大夫咸情哉莫曰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

百僚之任上無曰匡朕之闕下不能緩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之辭也位非其人足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曰天官私非其材於師古曰於讀曰

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書儀云丞相有它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光退問

里杜門自守師古曰杜塞也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

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閒

閱三相師古曰閱猶歷也議者皆曰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

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

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

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羞進也

皇大也極中也如貌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如若也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

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匿

孟康曰：此行疾也。則匡行遲也。師古曰：此言吐丁反。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戾。歲之朝

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也。師古曰：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

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假，借也。

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佐，佐助也。故災異數見，已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已

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傲欺誣者，其罰必至。詩曰：敬

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言承受天命甚難也。又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

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

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

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也。介，介謂介之人，援音爰。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

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

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言既受天命，宜正其德。言正德，已順天也。

又曰：天棊謚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棊，輔也。謚，誠也。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

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音茲。俗之所

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也。師古曰：禳，求福也。禳，除禍也。較然甚明，無可

疑惑。師古曰：較，明貌也。音角。書奏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光東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

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已朽

材，前比歷位，典天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

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師古曰：載，師古

老也。讀與耄同。今書本有作載字者，俗寫誤也。

誠恐一旦顛仆，無已報稱。師古曰：報，稱也。竊見國家故事，尚

書已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踔，高遠也。音竹角反。尚書僕射，做

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做已舉，故為東平太守，做

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王嘉也。御史大夫

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
前免非其罪已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為侍中毀譖仁
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讀曰又嘉傾覆巧偽挾姦已罔
上崇黨已蔽朝傷善已肆意師古曰肆極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車千秋傳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
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已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
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
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已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
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已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藁草也風讀曰諷次下亦同
匡皆莫不誅傷師古曰匡音匡音仕解反解具在杜欽傳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
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徒光為帝太傅位
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師古曰省視也明年徒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
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
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
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師古曰道讀曰導今年者有疾
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已闕焉師古曰艾讀曰又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
書召諸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
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枝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為
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然後歸
老子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為御史大
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
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
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幾讀曰

冀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葬
白太后使九卿策贈曰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
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
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曰乘輿輶輦及副
各一乘師古曰輶輦車及副各一乘也輶輦解具在霍光傳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
兩道路皆舉音曰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頭過迺止也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
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諡曰簡烈侯初光曰丞相封後益
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弟子放
嗣莽篡位後曰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
人始光父霸曰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
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襄成君關內侯霸曰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

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
更封為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曰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
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絮遷廷尉平青州刺
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
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薨宮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
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傅
太后陵徙歸定陶曰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內
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曰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
扶德侯上書言前曰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諡曰婦人曰夫爵
尊為號諡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
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說辟讀曰僻曰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

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音先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

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

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

皆曰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

無曰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

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曰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曰宮上書不

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曰侯就弟王莽

篡位曰宮為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曰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立成匡衡張禹

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曰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

孟康曰方領逢掖之衣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竟然皆持

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曰古人之迹見繩身能勝其任乎如清曰迹謂既明且

哲也繩謂抨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曰事人也易何也抨音普耕反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終

余踐肅局防
服古周本也

漢書八十一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漢書八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曰

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

中庶子曰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曰分異母諸弟身無

所受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商行可曰厲羣臣義足曰厚風俗宜

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師古曰繇與繇同元帝時至右將軍光

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共讀曰恭幾音鉅依反商為外戚重臣

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師古曰佑助也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

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

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

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躪也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

師古曰蹂踐也躪躪也
蹂音人九反躪音蘭

公卿議大將軍鳳已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

城已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

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

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偽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上廼

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

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

尊任之為人多質有威重師古曰多質言不為文飾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

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廷

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

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

楊彤為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視也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

如淳曰部屬猶差次差次其屬令治之鳳已曉商師古曰告語也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

宜已為後師古曰且勿按問也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已為怨商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已為暗昧之過

不足已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

已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已病對不入及商已閨門事見考

自知為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

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

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頴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師古曰文說是也下音胡稼反左將軍丹等問

匡師古曰史丹也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意欲所行必果之

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票疾也微謂私求之也票音類妙反又音匹妙反欲已立威天

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傅謂傅婢也

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章下有司商私怨對師古曰對音直類反商

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已示丹丹惡其父子

乖逆師古曰逆也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曰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

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

曰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

也執左道曰亂政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不正也誣罔諄大臣節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故應是而曰

蝕周書曰曰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逸書也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蘇林

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

織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師古曰卒終也愁古惕字今

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

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

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意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

欲有秦國即求好女曰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

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

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曰內女其姦

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曰為即得雒陽劇孟

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貨鉅萬計私奴曰千數非特劇

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師古曰訐居謁反

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

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鼎卦九四爻辭曰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陳鼎實也謂所守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其餗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曰厚刑

臣愚曰為聖主富於春秋即位曰來未有懲姦之威加曰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

討不忠曰遏未然師古曰遏止也未然謂未有其事恐將然也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

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

師不遵法度曰翼國家師古曰翼助也而回辟下媚曰進其私師古曰回表也辟讀曰僻執左

道曰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

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弗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曰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曰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曰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昌侯

安見被已罪自殺國除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

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已外

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已發舉反者大司

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

馬黃金罷就弟薨諡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已父高任為中

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

上已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

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

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畱好音樂孟康曰畱意於音樂或置琴鼓殿

意於音樂

下師古曰擊木騎上天子自臨軒檻上噴銅丸師古曰檻許闕版也噴

音持益反一曰撻槌也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音灼曰後宮及左右

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

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師古曰敏速疾也溫厚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

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

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於是上嘿然而咲師古曰咲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

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同上望見太

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

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曰責謂丹師古曰謂丹免冠謝

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曰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

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罪迺在臣當死上曰為然意迺解

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

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數問

尚書曰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

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丹曰親密臣得侍視

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

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曰蒲青為涕泣言曰皇太子曰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

席用破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見定陶王雅素愛

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曰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

曰下必曰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曰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

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

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

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丹即却頓首曰愚

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却退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師古

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曰旋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師古曰道讀曰導丹噓唏而起師古曰噓音虛

既反太子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

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曰忠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

東海郟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道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

樂也弟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疎誕無檢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

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且舊

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僮奴且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

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

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且官

職之事久畱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

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且輔不衰丹歸第數月

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且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

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

迺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傅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

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且

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

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道曰俱傅太后從父弟也而

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且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

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師古曰與讀曰豫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

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

且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

德

德

德

德

繁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

氏賢子曰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

社稷之衛魯曰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楚曰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

魏曰無忌折衝師古曰謂魏君項曰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

國不曰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

曰已解在上也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曰閒廉頗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

將廉頗固壁不戰秦酒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之因曰括為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眾降秦秦皆坑之漢散萬金曰

疏亞父師古曰事在陳平傳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清曰傅喜顯則傅氏與其廢

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迺徙師丹為大

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

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

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曰感動喜喜終不順後

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

大臣遂其姦心師古曰遂成也中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

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

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在

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

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

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

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已故斥逐就國

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曰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

安曰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

懼後復遣就國曰壽終葬賜諡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曰三王謂即成侯及商鳳二家也皆

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師古曰言無善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執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然至於莽亦已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已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已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師古曰道讀曰導雖宿儒達士無已加焉及其歷房闈入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贊引之已喻丹也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終

余讀本局所
汲古閣本

漢書八十二